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Z4.5g/tc13d17

总记
登号

131386

他永远凝视着祖国的峡湾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廖乃雄著

外国音乐欣赏小丛书

音乐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7700.183
总记 登号	131386

外国音乐欣赏小丛书

他永远凝视着祖国的峡湾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廖 乃 雄 著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E1.59/t CBd.17
总记 登号	131386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外国音乐欣赏小丛书

他永远凝视着祖国的峡湾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廖乃雄著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千文字 1.5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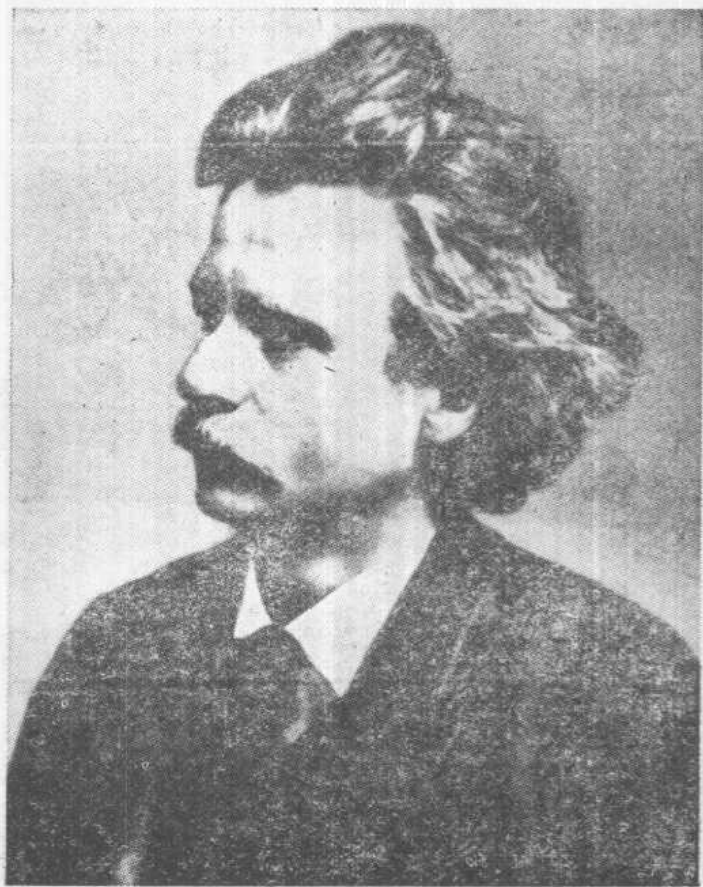
1982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30册

书号：8026·4024 定价：0.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本社出版的《外国音乐欣赏小丛书》中的一册。它简要地介绍了挪威民族音乐家格里格那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一生以及他所创作的充满爱国热情、富有挪威特色和洋溢着北国的诗情画意的音乐作品。书中还附有一些优美动听的歌曲。



格 里 格

他永远凝视着祖国的峡湾

遥远的北国挪威，境内山峦起伏，瀑布奔泻，沿海峭岸陡险，峻岩重叠。在这片江山多姿的国土上，居住着质朴、勤劳的人民。一年四季，迎着扑面的海风，水手们、渔民们活跃在海上，为祖国人民赢得了擅长于航海、捕鱼的盛名；在大片茫茫的森林里，成批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被采伐出口；在比例很少的可耕地上，农民们从事着辛勤的耕作，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仍保持着以农立国的传统。十九世纪挪威人口仅一百多万，二十世纪也仅三百多万。就这样一个小国，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同样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十九世纪末，革命导师恩格斯曾指出：挪威“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们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3页）。从十四世纪起，挪威就成了经济上较为发展的邻国丹麦、瑞典争夺的对象。此后四百多年，丹麦、瑞典交替地多次以强迫联盟的形式控制了挪威。从1397年起直到1814年，丹麦皇室的官员在挪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强征苛捐重

税，限定挪威必需从丹麦或通过丹麦的领土运进粮食，驱使挪威军队参加丹麦发动的战争，并且强制挪威国内也通用丹麦的语言和制度，从而使挪威陷入了黑暗沉沉的“四百年之夜”。丹麦的统治激起了挪威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反抗。就在这漫长的“四百年之夜”里，挪威依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特点，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歌曲、舞蹈以及独特的艺术、建筑。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就象挪威山间一株株的白桦树，在风雪中挺立、成长。

1814年起，丹麦在英丹战争中失败，不得不放弃了对挪威的统治。可是，紧接着，瑞典又在反拿破仑同盟的各大国支持下进攻挪威，强行建立了瑞典——挪威联盟。从此，直到1905年，挪威又陷入瑞典的控制之下。这以后的几十年间，挪威人民不断进行民族独立和保障民主权利的斗争。从格里格诞生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挪威的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在民族意识方面也有了新的觉醒，这特别表现在挪威人民竭力发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一些进步的艺术家的努力收集、出版民间的故事、神话和诗歌、歌曲。正是这种力求发扬民族特性的爱国思潮，首先冲破了异族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统治。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发扬，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作了有力的思想鼓舞和舆论配合，1905年，经过挪威人民的斗争，解除了瑞典——挪威联盟，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民族独立的运动，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挪威人民在文学、戏剧、音

乐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恩格斯在 1890 年曾经热情地指出：“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这时产生的挪威文学家、戏剧家易卜生、般生和音乐家格里格等人的名字，对世界各国（包括我国）早已非陌生。他们的文学、戏剧、音乐创作，是挪威民族对世界文学艺术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格里格的生平和思想

爱德华·格里格 (Edvard Grieg) 生于 1843 年，死于 1909 年。他的曾祖父原是苏格兰的商人，后来定居于挪威，与一挪威妇女结婚。他的祖父曾任英国驻卑尔根的大使，也与一挪威妇女结婚。他的母亲同样是地道的挪威人。由此可见，格里格父系为苏格兰和挪威的混血，而母系则为纯挪威血统。格里格的父亲虽然不是音乐家，但学识渊博，母亲则具有较高的音乐修养，每周在家中举行家庭音乐会。这一切对格里格从小就有所影响。他六岁即从母亲学习钢琴，九岁就开始作曲的尝试。格里格十五岁时，父亲带他去山上旅行，挪威大自然的景色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尤其喜爱那雪景的静寂、山岩的险峻以及壮丽的冰河、雷鸣般的瀑布。这

些挪威特有的北国风光，使他想成为画家。也就是在这同一年，挪威著名的小提琴家奥勒·布尔（Ole Bull, 1810—1880）来拜访格里格的父亲，听到小格里格所作的乐曲，发现了他的音乐才能，建议送格里格去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深造。格里格的双亲欣然同意。于是，1858—1862年，格里格在莱比锡接受了专业音乐教育。莱比锡音乐学院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逊于1843年创建的，这所音乐学院重视扎实的专业音乐训练和古典音乐传统，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学院派风气，如：墨守德意志古典音乐的成规，以门德尔逊等人的乐风为正统。这些对格里格这样一位才气横溢的挪威青年音乐学生说来，是难以全盘接受而任其约束的。因此，格里格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常常感到格格不入。毕业后，他去丹麦从丹麦著名作曲家嘉德（Gade, 1817—1890）进修。到这时为止，他仍然未能超脱出德意志音乐风格的影响，也未能突破以嘉德等人为代表的“斯坎底那维亚”乐派的局限。我们知道，当时北欧的不少音乐家正是在“斯坎底那维亚乐派”的名义下，忽视了挪威、瑞典、丹麦等民族各自的音乐特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

1864年，格里格返回祖国，并遇到了挪威民族音乐家诺尔德拉克（Nordraak, 1842—1866），他引导格里格去接触并热爱挪威民间音乐，使格里格认识到所谓“斯坎底那维亚乐派”不过是“嘉德和门德尔逊的混合”，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我只是一个挪威人，三个国家——挪威、瑞典、丹

麦——人民的民族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音乐也完全不相同”。从此，格里格就象一个初生的婴儿汲取母亲的乳汁那样，不断从祖国的土壤和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他曾多次去山区旅行并生活在乡间，亲自聆听民间歌手歌唱、山间牧人吹奏管乐以及西部峡湾地带民间提琴手奏乐。他还亲自收集民歌，并直接根据民歌、民间舞蹈改编及创作了大量作品。从六十年代后半起，他的创作开始显露出日益增强的民族风格。德国人耻笑他搞“挪威化”，说他“陷入了峡湾中，并且永远出不来了”。格里格对此全然不顾，他这样说道：“艺术家，如巴赫和贝多芬都在高处建立了殿堂，而我则想象易卜生的最后一出戏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为人们选几所住房。在这里他们会感到自己舒适和幸福。换句话说：我记下了祖国的民间音乐。在风格和形式上我是属于德国浪漫主义的舒曼乐派的，但同时我又尽情吸取了祖国民歌的丰富宝藏，并从挪威人民的心灵，这个迄今未被探讨过的泉源中，力图创造出民族的艺术来……，我不是斯坎底那维亚的而是挪威的音乐代表人……在哥本哈根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只有在民族的基础上，我才能继续发展，因为给我指出道路的是我们挪威的民歌。”由此可见，格里格是在广泛学习欧洲其它民族音乐成就的同时，继承了挪威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从而进行了别具一格的独创。

格里格返回祖国后，以克里斯蒂亚尼亚为主要居住地，先后住了八年，举办了许多音乐会，为提高市民的音乐趣味

而努力，同时进行创作。1867年，他与表姊尼娜结婚。尼娜是一位卓越的歌手。她那纯净的声音、内在的表情，和格里格的歌曲风格相得益彰。正是因为钦佩格里格创作抒情歌曲的才能，她才嫁给他的。他俩一个创作兼伴奏，另一个歌唱并演出，彼此情投意合地度过了一生。

1868年，匈牙利大音乐家李斯特来信给他，热情赞扬他的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从而挪威政府资助格里格于1870年再度前往罗马并访问李斯特。李斯特视听了格里格的新作——钢琴协奏曲，大加赞赏和鼓励。后来，当格里格遭到某些评论家非议时，他就想起了李斯特的话，并从中得到力量：“保持坚定；我告诉你，你有才能，而不要让他们来威胁你。”1870年秋，格里格返克里斯蒂亚尼亚，这两年内，他与挪威诗人般生（Bjorson）合作，写了一系列作品。1871年，格里格协助该地建立“音乐学会”，以促进当地管弦乐的发展。该学会又演出了不少合唱节目，由格里格担任指挥，从而使格里格在合唱指挥和乐队写作方面进一步获得了经验。1874年，他应易卜生约请，为易卜生的诗剧《彼尔·金特》配乐。1876年，格里格配乐的《彼尔·金特》首次上演，大获成功，一年内在当地上演达35次！

从1874年起，挪威政府颁发给格里格终生年金一千六百克劳恩士，使他得以摆脱教学、指挥，专心从事创作，名声更在国内外大振。1880年至1882年，他又任卑尔根市“和谐”学会的指挥，这是他最后一次任职。1885年，他在离

卑尔根五里的特罗尔豪根建造了一所简朴的乡间别墅，以度其余生。此后，尽管格里格经常（有时甚至每年）去国内外各地旅行或演出，但他总是返回到特罗尔豪根居住，因为他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祖国的土壤、空气和人民；如此直到1907年9月4日安详地逝世，享年64岁。9月9日挪威为他举行国葬时，遵照格里格在1894年所关照过的：在举行他的丧事后，演奏他1866年为夭折的诺尔德拉克所写的《送葬曲》。当送葬队伍通过街道时，沿街房屋均披上黑纱，所有人都脱帽致哀。人民怀念格里格，因为他使“挪威的情绪和挪威的生命存在于全世界每一个音乐室中”；格里格的音乐为挪威人民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使全世界各个民族体会到：在遥远的北国，有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她在精神上却是强大的，是毫无愧色地挺立在世界各民族之中的。同样，也是遵照格里格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置在特罗尔豪根的一个天然洞穴中。这洞穴只能乘船前去。当安置进格里格的骨灰后，这洞穴就永久地封闭上了，只用一块大理石碑表明它往日的入口处。从这洞穴所在的岩石上，可以望见峡湾——这挪威特有的景色。格里格就这样和祖国的山河溶化在一起，他永远凝视着峡湾，让他的音乐沿着这峡湾通向全世界人民的心。

尽管当时的挪威长期处于异族的压迫下，弱小而落后，在国内从事艺术活动的条件不及在国外好，因而格里格也不得不常常去国外学习和演出。但是，他很不赞成当时某些在

国外的挪威音乐家对祖国的前途感到怀疑，甚至长期脱离祖国，他写道：“无论祖国的前途如何，要把我和挪威分开，那就等于割掉我的手臂和双腿。”从格里格的大量书信、论文和言谈中，到处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和对人民的热爱。他在祖国受到瑞典的统治的情况下，梦寐以求的就是：挪威人民能团结得“象一个人似地把敌人赶出国境”（1893年5月3日致阿勃拉汉姆的信）。当他觉察到一部分挪威人当时还缺乏这样的觉悟时，他更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任务，他写道：“很快整个民族将要入睡。让我们艺术家至少保持清醒吧。毫无问题，我们的任务是保持民族感情的生气勃勃”（1896年3月6日致朗默尔士的信）。他在瑞典首都演出，用他的音乐征服了瑞典人，听众们在音乐会后竟激动地唱起了挪威的国歌《是的，我们热爱这巍然屹立的国家》，这使格里格无比激动。他在信中写道：“听这些人的嗓子唱出这些歌词，是绝妙的时刻。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再相信人民之间的仇恨，因为人民的愿望是要相互很好地理解，这正是我得到的强烈的印象。”格里格完全懂得把异族的反动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区别开来，所以他并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中。这是由于他不仅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地表示：“我自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1905年9月12日致弗朗茨·贝尔格的信）。在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国民主力量救援无辜被判刑的法国人德雷福斯

的运动中^①，格里格继法国作家左拉等进步人士之后，也发表了公开声明：拒绝去法国演出，以表示对法国反动当局的抗议。他因此而受到欧洲反动势力的种种打击和威胁，他收到恐吓信，流氓捣乱他的音乐会的演出，等等。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他英勇无畏地为主持正义而奋斗，直至1906年民主进步力量围绕德雷福斯案件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格里格还同情德国人民的苦难生活，预见到1871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仍必将爆发革命，他说：“等着瞧吧，将来会证明我是对的。正是从这个国家将爆发反对铁的压迫的革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象德国这样深地蒙受苦难。这个时刻必将到来，当穷苦的人民简直无能力付出他们的税捐时，那末戏就会开始了”（1883年3月21日致弗朗茨·贝尔格）。

格里格以他一生中质朴的思想言行和音乐创作充分表明：他不愧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子，他为十九世纪末叶挪威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以及欧洲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贡献了他全部的心血。因而他赢得了挪威人民乃至世界各国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的极高的尊重；特别是他那些质朴无华而光芒四射的音乐篇章，更是世界音乐文化的瑰宝。

① 一八九四年，在法国军队中服务的犹太人德雷福斯，被人诬陷为犯了向德国泄露军事机密罪，无辜地被法国当局判了无期徒刑，而真正的罪犯却被轻轻放过。这完全是由于党派纷争和种族偏见所造成的。当时，文学家左拉、画家莫奈、音乐家布留诺以及格里格等正直人士，都曾为此事对法国当局提出尖锐批评。

二、格里格的音乐创作

要理解格里格的音乐创作，不仅要了解它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还必需了解挪威特有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民间音乐以及挪威特有的风俗、风物和大自然的景色特点。这些，让我们结合格里格的具体作品来加以简略介绍吧。

1. 歌 曲

格里格写过二百多首歌曲，可惜只有一小部分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而另一部分非常卓越的歌曲，特别是一些采用易卜生、文耶和加尔波格等挪威诗人的词谱写的歌曲，却只局限于在北欧或本国传唱。格里格说过：“当我写作歌曲时，这主要不是谱写的问题，而首先是要有助于表现诗人所感受的和意会最深、最强烈的东西。我的问题是如何让诗更加有效地突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音乐就是成功的，否则就不，哪怕它无比优美。但是，如果挪威诗人的词（这是外国人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唱的）在译文中被损毁了，那不仅是诗人、而且作曲者也一样受到这浩劫的痛苦。不幸的是在力图保证好译文的斗争中，我常常是运气很坏的。”事实正是这样，格里格的歌曲分别采用挪威文、丹麦文或德文，而他用挪威文（尤其是方言、农民语言）谱的歌曲，往往在世界上得不到普遍的理解和流传。格里格说过：挪威语非常简

练，它能“用少许词说出许多东西”，它能表达“心的情绪”。这也决定性地影响到格里格创作的风格，正如他说的：“我们永远热爱明朗和简短，甚至我们的口语也是明白而精确的。在我们的艺术中，我们也力求达到这种精确。”这方面最好的例证，莫过于保尔生(John—Paulsen)作词、格里格作曲的《致祖国》(Op. 58, No. 2)，它以无比精炼的语言，表达了对祖国真挚、纯朴而深厚的感情，全词只有这样几句：

祖国母亲，我热爱你；

我没有更好的言词！

你抚育我，你爱护我，

从我的童年开始。

祖国母亲，我热爱你；

我没有更好的言词！

文耶(Vinje, 1818—1870)是挪威著名的农民出身的诗人。他毕生在穷困中坚持创作，力图以民族的散文和诗歌来唤起人民的觉悟，以求得人民的自由、解放。文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失去了它，一个民族就完了，挪威文化、精神和意志也就完了。所以，他采用当时挪威五分之四人口所用的语言，即农民的语言来写作。使用这种在古老的西部挪威口语基础上产生的语言，也正是挪威人民反抗官方把丹麦语定为唯一有效的语言的一种手段。格里格1880年五月从国外归来，在他兄弟家中以不到十天的时间，一口气为文耶的诗谱写了十首歌曲。加上他以前曾谱过

的两首，组成了《文耶歌曲集》，代表了格里格歌曲创作的高峰。可惜至今在国外很少被人们演唱。下面我们选几首介绍：

《在返回故乡的途中》（Op. 33, No. 9）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我们知道：尽管格里格一生常常出国从事音乐活动，可是他却在祖国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欧洲各国大城市的繁荣，对他的吸引力往往不及他故乡简朴的木屋。返回故乡，始终是一件使他心情振奋、热血沸腾的事。为此，这首歌曲充满真情实感，特别感人肺腑。

1 = $\flat D$ $\frac{4}{4}$

安静的行板

p

